**《勿忘九一八》**

一页无法掀动的日历,

汹涌的血色沿着黄昏漫漫而来,

我挺起胸膛迎接最痛苦的记忆。

九 · 一八,

刻入骨髓的数字,

我听见塞北的风声，

看见江南啼血的杜鹃。

九 · 一八,

花岗岩铸就的墙体下,

有我父老兄弟的声声呐喊。

九 · 一八,

隔着浓浓的硝烟，

我握手为拳，

把全身的血液都凝聚在指尖，

把所有的伤痕都刻在四方的山岚。

这一天，我的祖国曾遭受欺凌，

这一天，我的亲人曾躬身为奴，

这一天，我的同胞曾长歌当哭！

九 · 一八,

那生长着大豆和高粱的土地，

到处是野兽的足迹，

那附身垂泪的星空，

照见长白山的哀容。

是谁，把剧烈的疼痛放在中国的胸口？

是谁，把恶毒的触角伸向中国的天空？

九一八，

我们挺起胸膛顽强挺立！

**《勿忘九一八》**

一页无法掀动的日历,

汹涌的血色沿着黄昏漫漫而来,

我挺起胸膛迎接最痛苦的记忆。

九 · 一八,

刻入骨髓的数字,

我听见塞北的风声，

看见江南啼血的杜鹃。

九 · 一八,

花岗岩铸就的墙体下,

有我父老兄弟的声声呐喊。

九 · 一八,

隔着浓浓的硝烟，

我握手为拳，

把全身的血液都凝聚在指尖，

把所有的伤痕都刻在四方的山岚。

这一天，我的祖国曾遭受欺凌，

这一天，我的亲人曾躬身为奴，

这一天，我的同胞曾长歌当哭！

九 · 一八,

那生长着大豆和高粱的土地，

到处是野兽的足迹，

那附身垂泪的星空，

照见长白山的哀容。

是谁，把剧烈的疼痛放在中国的胸口？

是谁，把恶毒的触角伸向中国的天空？

九一八，

我们挺起胸膛顽强挺立！